

文學的感官世界

梁寒衣

這就是修行的核心，也就是「轉」你的各種認知作用，進入到生命的萬法裡，去體驗、理解和接受。

要善用自己的五官，智慧的覺照出你所處的情境、你的世界、你的歷史、你的陸塊的結構。

所謂的感官，包括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頭、身體。我們對於生命的一切認知作用以及感覺和思想，都起源於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如果沒有這些感官，我們就不能認知和思慮事物，就不能擁有生命體，而且也不能起思想、情感和判斷。

但是我們的感官世界位在何處呢？就在我們所面對的這個世界中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

透過感官所構築出的世界

色，也就是眼睛要有形象、顏色、物體的存在，才會有認知的作用，這是眼識。聲音，則是耳朵所感知的範圍；而舌頭上的味覺，它可以辨識出酸甜苦辣，例如是一杯茶或一杯水；鼻子是嗅覺的作用。當風吹過來的時候，即使閉著眼睛，我們也能知道所經過的地方是菜市場或花市場？此刻到底是春天或冬天？若是春天，空氣裡就會有潔淨的花香、有春天的熱度和氛圍。

這樣的氛圍除了透過嗅覺之外，還可以透過觸覺來感知——是冬天或春天吹的風，或者是夏天陽光的烤曬，那種熱度在身體所感知的，就是「觸」，也就是「身識」。還有，這東西很柔滑，它到底是麻布、棉布、絲織品或是很薄很細像蟬翼一樣的東西呢？或者它很粗糙，它

是陶土、木頭或銅鐵呢？即使閉著眼睛，我們在觸摸之後也能知道。

所謂「法」，就是集合這些感官的印象所衍生出來的一種綜合的印象，它可能是很抽象的。比如意識，它是針對前面五識的認知，所產生的一種綜合感覺、感情、思想和判斷，例如我們說：「它是一朵紅色的花。」、「這是一個很細的絲織品。」、「這東西給我的感覺很冷。」、「這果實吃起來一定很酸。」

文學一定是感官世界，因為我們就活在一個感官的世界，它是非常具體的，只看你有沒有自覺到而已。

剎那間捕捉住感動

文學是把更精練的感官世界凝住、塑造起來，加入到情節裡，在剎那之間使它更豐沛而完整。文學作品有時是極力捕捉一種感官的世界，比如聲音、色彩、形象、氣味、嗅覺的、身體的感覺，然後在剎那之間把那個意象強烈的、集中的鋪陳出來，如射出的流星、箭翎，所以它會令人感動。

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我們平常的感覺是那樣的平凡和陳腐，沒有感受到詩人所感受到的那種美的印象呢？這是因為，精煉、綜合過的感覺會更強烈。

前面的五識只有認識作用，沒有美醜好壞之別。若有這些判別的情緒產生，就是意識的作用。就像我們走過一個魚攤子時，也許立刻想起三歲時去買一條魚，或是蹲在池塘邊、手上抓著一條剛釣到魚的感覺，或是立刻想到在海邊、海風的感覺，或是跟某個人一起吃魚的場景，像這樣的情形就是意識的部份。這個意識的部份，把我們過去所累積的印象，又立刻地綜合過一遍。

這些累積的印象，在佛法裡說，它是儲藏在我們的藏識裡。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識庫，它就像電腦一樣，是一個很大的記憶系統，凡是你所經驗過的，不管你要不要記憶它，不管它多麼不著痕跡，不管你想不想察覺它，它就是刻印在裡面了。

這個識庫是把過去十年、二十年中，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識所接觸到的、所發生的事件都儲存起來，雖然你並不知道它在那裡，但它確實一直在那裡，而且不斷的作用。

修行就是淨化識庫

修行的目的，就是淨化我們的識庫。如果我們用一種習性或慣性，採取負面的方法來運作，就會一直強化識庫裡的那一部分，當碰到某些狀況時，它就會整合過去的經驗如接上電源插座般的迸裂爆發。

例如看到菊花，你立刻想到的是五歲時掉到父親臉上的那朵黃菊花，即便這時距離父親去世已經十年了，那個「法」並沒有實際存在於你面前，但你的內在卻會有綜合的意識，會立刻回想起那個不好的影像，從而升起好惡、痛苦、憐憫、罪惡感等各種情緒，這就是第六識、第七識的作用，現在與過去立即交疊、運作在一起。

第六識是接受了前五識的感官認知之後所起的判斷，但第七識則有更細微的種子，它除了判斷之外，也開始有所執取——例如，我們也許會說：「我好喜歡陶土的東西，但就是不喜歡玻璃，覺得它很冰冷。你更不要拿鐵杯子給我，我會覺得你很沒氣質。」

本來，認識一些事物是我們的真如本性，是佛性的一部分，沒有這部分我們就無法發揮智慧和認知。就像盲人，根本無法去看；若是耳聾，就無法理解音樂的旋律、聽到城市或風等各種聲音。其他的感官知覺也一樣，都是我們佛性、智慧心、本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們就是透過這五識來圓滿自己和成長、學習的，不管我們是愛，抑是恨這個情境。

而第六識儲存了過去的各種認知之後，它就有了綜合的分別，之後它會連結出某種印象，而產生出很抽象但很深固的概念、感覺。

有判斷是好的，但一旦我們的內在有美醜、喜悅不喜悅等差別時，就往往使我們被這種感覺抓住了，而產生很強烈的執取，這是所謂的第七識的「末那識」，也稱為「我見」。這不是前五識認知的問題，而

是在認知之後，我們心中對事物產生的極大的分別心、很多的差別相，開始有所執取，這種執取就是痛感巨大的泉源。

修行就是轉化這種微細的第七意識，讓識庫不斷放棄這種執取，而能夠從「執取的苦感」中解脫出來。

也就是說，當你看到事物時，所有事物的美醜、善惡、好壞等各種情狀，你的智慧心都能很清明地覺察到，就像個鏡子一樣，了了分明，但因為你的內在沒有執取，所以對於各種情況，你都能夠不為所動。

這是佛家所講的最終極生命的智慧，不過它不是糊里糊塗、完全沒有知覺，而是清澈的透視了一切事物的本質、事情的始末，或是情感狀態的運作，甚至是人類的真相，若能了了分明，只是洞悉燭照，不增添任何的執取、情緒，苦感即會自行脫落，就會如佛家所講的「法爾如是」「就是這樣罷了！」

以五官覺照世界

這就是修行的核心，也就是「轉」你的各種認知作用，進入到生命的萬法裡，去體驗、理解和接受。要善用自己的五官，智慧的覺照出你所處的情境、你的世界、你的歷史、你的陸塊的結構。

心靈的陸塊當然包括痛感是如何形成的、人和人之間糾結的點在何處。但是，在了了分明之後，我們還要能夠不黏附、不執取或有很大的耽溺，因為通常在照見了之後，我們會開始有「我」——我見、我愛、我慢、我取——第七識即緊隨前六識而升起，但這不是「照見」的問題，不是不要使用五官的問題，而是自己要覺醒，覺醒到其中的執取。

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感官的世界，如果你不曾察覺如此，這表示你必須開始用心開鑿你的感官世界了。我們就處在這個感官世界，而文學只是透過藝術的技巧，把這種感官濃縮、凝煉起來，而且更完整、更精確的呈現出來，它比日常的平凡經驗更強烈。

文學可以把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各種人類的情境，用最強烈的感官印象表達出來。所以文學作品或各類的藝術作品，其實都只是人類的感官經驗、意識經驗、生命經驗、心靈經驗、肉體經驗裡最強烈的爆破和展現，但它有結構，不像一般人的敘述是顛顛倒倒、夾夾纏纏、摸不著頭緒的。

作家利用自己對生命敏銳的覺察度，把人類的經驗很完整的整合起來，透過一部完整的小說或樂曲、圖畫等形式呈現出來，然後讓讀者去思維他所得到的綜合經驗。所有的文學、藝術作品都一樣，是所有五官經驗的組合，也是感官世界有效、生動的呈現。

(梁寒衣講於文殊院寫作協會「佛化文學講座」／張碧珠整理)

